

卢塞恩市坐落在罗伊斯河出口同四州湖汇合处。流经市中心的罗伊斯河两岸有许多豪华的饭店、商店，附近山丘上有美观、庄严的双尖顶大教堂，远处山腰上建有各式各样的高山旅馆，自然与人工相协调的城市建筑美妙绝伦。



红泥小炉

喝茶

文 / 西坡

我们是喜欢喝茶的民族，比较明显的例子，是许许多多爱茶之人，手不释杯。你看，有的人开会时一杯，不开会时也是一杯；上班时一杯，不上班时仍是一杯；在家一杯，外出还是一杯，一天喝到晚，像是从来没有喝过水似的。为此，有一段时间，“雀巢咖啡”的瓶子非常吃香，成为人们“追逐”的对象，其中的关键，在于它密封，放在包里随时取用正合适。然而，它很快又被淘汰，原因是有些人嫌它从包里拿出拿进太费事。于是，市场上出现了大批不同商标、功能齐全的杯子——密封，保温，轻巧，有铃铛，装滤网，摔不碎，提拎着才叫方便，说来就来，不耽误工夫等等。爱茶之人，手拎一杯，气闲神定，仿佛从前怀揣着单位介绍信去和其她单位打交道的豪迈和镇定。

这种情况，让西方人很下面子——他们一天当中喝不了几道茶，几杯茶，而且程序繁杂，弄得像真的一样，哪像咱们想喝就喝，喝得畅快！

其实，中国人在很多时候是茶、水不分的。喝水，就是喝茶；喝茶就是喝水——喝带茶叶味道的水。我见过的不少人，就是秉持这样的喝茶理念。如果有人请他(她)吃饭，他(她)总是显得很兴奋，好比绝望的女人被自己暗恋着的男人突然盯看了几秒钟；如果有人请他(她)喝茶，他(她)难免慨慨，以为人家轻慢了他(她)。明摆着的事情，人们往往记得那些曾经为自己做过自己做不了的事的人，谁还会怀想那些为自己倒过几杯茶水的人呢？喝茶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，而且是日课，自然高尚不起来了。

事实上，把喝水和喝茶、把喝茶和解渴混同起来的人，永远也不能享受到喝茶的趣味，一如把美食和果腹当作一种行为两种说法那样没救。对茶的精神不理解，也就失去了对茶的尊敬。

“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，清泉绿茶，用素雅的陶瓷茶具，同二三人共饮，得半日之闲，可抵十年的尘梦。喝茶之后，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，无论为名为利，都无不可，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……”相信爱茶的人多少知道一些这是知堂老人关于喝茶的名句。半日之闲，可抵十年尘梦，什么东西有这样伟大的力量？茶！

人家请你吃饭，说明人家看得起你；人家请你喝茶，说明人家和你是哥们。哪个更有感觉，你咋就想不明白！

壹 周一菜 糟香圈子

文 / 若丹



天热吃糟货，曾经是上海人的饮食习惯。似现在这股大热天，一般的饭店食肆都会供应特色糟货。印象最深的是，当年沿西藏路从金陵路走到人民广场，满目尽是“糟货上市”的红海报、黄旗幡。

虽说现在饭店一般都有糟货供应，但大多局限于糟毛豆、糟带鱼、糟小黄鱼、糟鸡、糟鸡翅、糟凤爪、糟猪肚等，特色不多。且制作手段简单，与家庭主妇所做无异：将食品煮、炸后，浸入糟卤中，若干小时后取出食用。那老饭店的糟钵斗虽

好，但毕竟不是一般市民所能经常享用的。

于是便想到了过去用生糟做的糟青鱼、糟肉、糟鸡来，谁家蒸糟鱼糟肉了，满弄堂便会弥漫着一股醉人的香味，忍不住就要咽口水。于是，更想到了齿颊留香的糟香圈子。

本帮菜中有道传统名菜，叫草头圈子，将那猪大肠烧得油光锃亮，浓油赤酱，入口既糯又有弹性，加上碧绿的生煸草头打底，真是色香味俱全。只是大热天里，这红烧圈子实在太腻了。话说在金陵路上



B10 美食物语 和式料理的形式主义

B12 吃遍中国
富春茶社，江都春来早
B13 饕餮四海
亚平宁盛夏的甜蜜深吻
B15 调味金指
食“醋”者说